

# 胡适古典小说考证

胡适 著

胡适文丛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毛子水



27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 胡适古典小说考证

我最恨中国史家说什么『作史笔法』，

但我却有点『历史癖』；我又最恨人

家咬文嚼字的评文，但我却又有点『考

据癖』！因为我不幸有点历史癖，故

我无论研究什么东西，总喜欢研究他

的历史。因为我又不幸有点考据癖，故

我常常爱做一点点新不旧的考据。

——胡适《水浒传考证》

胡适文丛

胡适／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 数据

胡适古典小说考证 / 胡适著.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5.5

(胡适文丛)

ISBN 978-7-222-12785-2

I . ①胡… II . ①胡… III . ①古典小说—小说研究—中国

IV . ①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03932 号

责任编辑：刘诚林 和晓玲 刘 海 杨 涓

责任校对：刘 海 杨 涓

装帧设计：郑 鼎 唐敬乾

责任印制：洪中丽

## 《胡适文丛 胡适古典小说考证》

胡适 著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http://ynpress.yunshow.com>

E-mail [ynrms@sina.com](mailto:ynrms@sina.com)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九天众诚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12785-2

定 价 32.00 元

## 《胡适文丛》出版说明

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原名嗣糜，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民国驻美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普林斯顿大学东方图书馆馆长等职。

胡适于1910年留学美国，入康奈尔大学选读农科。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揭开了中国现代文学革命运动的序幕，同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并加入《新青年》编辑部，继续大力提倡白话文，后发表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并撰写了中国现代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1919年，胡适接替陈独秀主编《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用主义方法论，引发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全国影响较大。胡适是中国现代较早引入西方治学方法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很高的造诣，编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禅宗史》《白话文学史》等一大批具有深远影响的文章和著作。胡适不同时期的著作曾编辑为《胡适文存》《胡适文选》等出版发行。这些成就逐步奠定了胡适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领域的突出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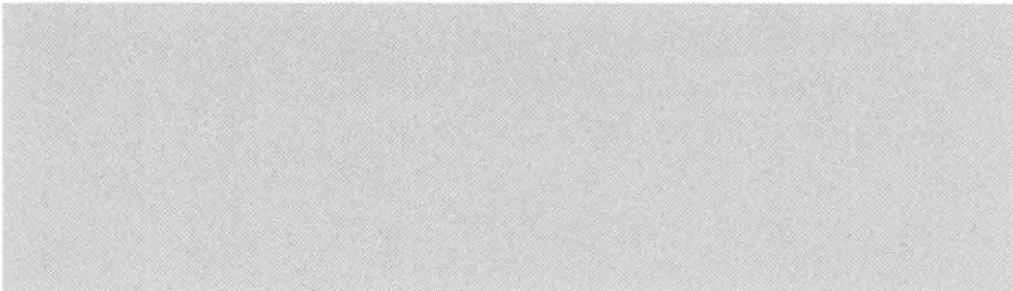
身为学者的胡适，也是一位积极的教育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1922年胡适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代理文科学长，创办《努力周报》；1924年参与创办《现代评论》周刊；1927年，与徐志摩等组织成立新月书店；1928年创办《新月》月刊，任中国公学校长；1929年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标志

着“人权运动”的开始；1932年任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参与创办《独立评论》，先后共为其撰写了1300多篇文章；1938年任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1945年出任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代表，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1946年7月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1950年应聘为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亚图书馆馆长；1957年11月，任台湾国民党政权中央研究院院长直至逝世。

对胡适的学术研究、政治观点的争议伴其一生，甚至在其逝世后50多年也从未平息。著名学者季羨林先生曾经评论：“适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誉满士林。我觉得，他一生处在一个矛盾中，一个怪圈中：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作为一个‘过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身陷怪圈。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认为，这个怪圈确实存在，而且十分严重。”我们从卷帙浩繁的胡适著作中选取了各个时期、各个类型比较有代表性的文字编辑这套《胡适文丛》，正是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尽可能全面地了解胡适的学术思想、政治观点、人生道路，同时也可感受中国近现代学术研究的演进、发展以及政治和社会的变革变迁。

这套《胡适文丛》共七册，其中的《胡适诗歌选》代表了胡适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白话诗歌方面的成就；《胡适古典小说考证》《胡适书话》主要反映了胡适在学术研究和出版方面的方法、观点和部分成果；《胡适演讲录》《胡适杂文选》《胡适散文选》比较综合地反映了胡适的政治观念、社会理想和人生价值观；《胡适自述》则完全使用胡适自己的文字来描述他的生命历程。囿于编者的水平和认识，文章的选择难免挂一漏万，编校过程中的错漏也请读者指正。同时，由于所处时代与环境的不同，本套丛书对某些具体问题的阐释或许与其他版本略有出入，对这些说法，我们未作统一。本套丛书的人名、译名、地名、标点等，也因为时代原因，有的与现代用法略有不同，但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持作品的原貌，我们亦未作修改。本套丛书在编辑过程中参考了大量胡适研究成果及其著述，在此一并致谢。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5年1月



## 目 录

CONTENTS

---

- 《水浒传》考证 / 1
- 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 / 29
- 《红楼梦》考证 / 50
- 跋《〈红楼梦〉考证》 / 76
- 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 / 82
- 《镜花缘》的引论 / 100
- 《三侠五义》序 / 116
- 《老残游记》序 / 135
- 《儿女英雄传》序 / 150
- 《海上花列传》序 / 160
- 《官场现形记》序 / 174

# 《水浒传》考证

## 一

我的朋友汪原放用新式标点符号把《水浒传》重新点读一遍，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出版。这是用新标点来翻印旧书的第一次。我可预料汪君这部书将来一定要成为新式标点符号的实用教本，他在教育上的效能一定比教育部颁行的新式标点符号原案还要大得多。汪君对于这书校读的细心，费的工夫之多，这都是我深知道并且深佩服的；我想这都是读者容易看得出的，不用我细说了。

这部书有一层大长处，就是把金圣叹的评和序都删去了。

金圣叹是十七世纪的一个大怪杰，他能在那个时代大胆宣言，说《水浒》与《史记》《国策》有同等的文学价值，说施耐庵、董解元与庄周、屈原、司马迁、杜甫在文学史上占同等的位置，说：

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

这是何等眼光！何等胆气！又如他的序里的一段：

夫古人之才，世不相沿，人不相及：庄周有庄周之才，屈平有屈平之才，降而至于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

这种文学眼光，在古人中很不可多得。又如他对他的儿子说：

汝今年始十岁，便以此书（《水浒》）相授者，非过有所宠爱，或者教汝之道当如是也。……人生十岁，耳目渐吐，如日在东，光明发挥。如此书，吾即欲禁汝不见，亦岂可得？……今知不可相禁，而反出其旧所批释脱然授之汝手。

这种见解，在今日还要吓倒许多老先生与少先生，何况三百年前呢？

但是金圣叹究竟是明末的人。那时代是“选家”最风行的时代；我们读吕用

晦的文集，还可想见当时的时文大选家在文人界占的地位（参看《儒林外史》）。金圣叹用了当时“选家”评文的眼光来逐句批评《水浒》，遂把一部《水浒》凌迟碎砍，成了一部“十七世纪眉批夹注的白话文范”！例如圣叹最得意的批评是指出景阳岗一段连写十八次“哨棒”，紫石街一段连写十四次“帘子”和三十八次“笑”。圣叹说这是“草蛇灰线法”！这种机械的文评正是八股选家的流毒，读了不但没有益处，并且养成一种八股式的文学观念，是很有害的。

这部新本《水浒》的好处就在把文法的结构与章法的分段来代替那八股选家的机械的批评。即如第五回瓦官寺一段：

智深走到面前那和尚吃了一惊

金圣叹批道：“写突如其来，只用二笔，两边声势都有。”

跳起身来便道请师兄坐同吃一盏智深提着禅杖道你这两个如何把寺来废了那和尚便道师兄请坐听小僧

圣叹批道：“其语未毕。”

智深睁着眼道你说你说

圣叹批道：“四字气忿如见。”

说在先敝寺……

圣叹批道：“说字与上‘听小僧’本是接着成句，智深自气忿忿在一边夹着‘你说你说’耳。章法奇绝，从古未有。”

现在用新标点符号写出来便成：

智深走到面前，那和尚吃了一惊，跳起身来便道：“请师兄坐，同吃一盏。”

智深提着禅杖道：“你这两个如何把寺来废了！”那和尚便道：“师兄请坐，听小僧——”智深睁着眼道：“你说！你说！”——说：“在先敝寺……”

这样点读，便成一片整段的文章，我们不用加什么恭维施耐庵的评语，读者自然懂得一切忿怒的声口和插入的气话；自然觉得这是很能摹神的叙事；并且觉得这是叙事应有的句法，并不是施耐庵有意要作“章法奇绝，从古未有”的文章。

金圣叹的《水浒》评，不但有八股选家气，还有理学先生气。

圣叹生在明朝末年，正当“清议”与“威权”争胜的时代，东南士气正盛，虽受了许多摧残，终不曾到降服的地步。圣叹后来为了主持清议以至于杀身，他自然是一个赞成清议派的人。故他序《水浒》第一回道：

一部大书七十回将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高俅来而王进

去矣。王进者，何人也？不坠父业，善养母志，盖孝子也。……横求之四海，坚求之百年，而不一得之。不一得之而忽然有之，则当尊之，荣之，长跽事之，必欲骂之，打之，至于杀之，因逼去之，是何为也？王进去而一百八人来矣。则是高俅来而一百八人来矣。

王进去后，更有史进。史者，史也。……记一百八人之事而亦居然谓之史也，何居？从来庶人之议皆史也。庶人则何敢议也？庶人不敢议也。庶人不敢议而又议，何也？天下有道，然后庶人不议也。今则庶人议矣。何用知天下无道？曰，王进去而高俅来矣。

这一段大概不能算是穿凿附会。《水浒传》的著者著书自然有点用意，正如楔子一回中说的：

“且住！若真个太平无事，今日开书演义，又说著些甚么？”他开篇先写一个人人厌恶不肯收留的高俅，从高俅写到王进，再写到史进，再写到一百八人，他著书的意思自然很明白。

金圣叹说他要写“乱自上生”，大概是很不错的。圣叹说，“从来庶人之议皆史也”，这一句话很可代表明末清议的精神。黄梨洲的《明夷待访录》说：

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宋诸生伏阙捶鼓，请起李纲。三代遗风惟此犹为相近。使当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为非是，将见盗贼奸邪慑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

这种精神是十七世纪的一种特色，黄梨洲与金圣叹都是这种清议运动的代表，故都有这种议论。

但是金圣叹《水浒》评的大毛病也正在这个“史”字上。

中国人心里的“史”总脱不了《春秋》笔法“寓褒贬，别善恶”的流毒。金圣叹把春秋的“微言大义”用到《水浒》上去，故有许多极迂腐的议论。他以为《水浒传》对于宋江，处处用《春秋》笔法责备他。如第二十一回，宋江杀了阎婆惜之后，逃难出门，临行时：拜辞了父亲，只见宋太公洒泪不已，又吩咐道，“你两个前程万里，休得烦恼。”这本是随便写父子离别，并无深意。金圣叹却说：

无人处却写太公洒泪，有人处便写宋江大哭；冷眼看破，冷笔写成。普天下读书人慎勿谓《水浒》无皮里阳秋也。

下文宋江弟兄“吩咐大小庄客，早晚殷勤服侍太公，休教饮食有缺。”这也是无深意的叙述。圣叹偏要说：

人亦有言，“养儿防老”。写宋江吩咐庄客服侍太公，亦皮里阳秋之笔也。

这种穿凿的议论实在是文学的障碍。《水浒传》写宋江，并没有责备的意思。看他在三十五回写宋江冒险回家奔丧，在四十一回写宋江再冒险回家搬取老父，何必又在这里用曲笔写宋江的不孝呢？

又如五十三回写宋江破高唐州后，“先传下将令，休得伤害百姓，一面出榜安民，秋毫无犯。”这是照例的刻板文章，有何深意？圣叹偏要说：

如此言，所谓仁义之师也。今强盗而忽用仁义之师，是强盗之权术也。强盗之权术而又书之者，所以深叹当时之官军反不能然也。彼三家村学究不知作史笔法，而遽因此等语过许强盗真有仁义，不亦怪哉？

这种无中生有的主观见解，真正冤枉煞古人！圣叹常骂三家村学究不懂得“作史笔法”，却不知圣叹正为懂得作史笔法太多了，所以他的迂腐比三家村学究的更可厌！

这部新本的《水浒》把圣叹的总评和夹评一齐删去，使读书的人直接去看《水浒传》，不必去看金圣叹脑子里悬想出来的《水浒》的“作史笔法”；使读书的人自己去研究《水浒》的文学，不必去管十七世纪八股选家的什么“背面铺粉法”和什么“横云断山法”！

## 二

我既不赞成金圣叹的《水浒》评，我既主张让读书的人自己直接去研究《水浒传》的文学，我现在又拿什么话来做《水浒传》的新序呢？

我最恨中国史家说什么“作史笔法”，但我却有点“历史癖”；我又最恨人家咬文嚼字的评文，但我却又有点“考据癖”！因为我不幸有点历史癖，故我无论研究什么东西，总喜欢研究他的历史。因为我又不幸有点考据癖，故我常常爱做一点点新不旧的考据。现在我有了这个机会替《水浒传》做一篇新序，我的两种老毛病——历史癖与考据癖——不知不觉的又发作了。

我想《水浒传》是一部奇书，在中国文学占的地位比《左传》《史记》还要重大得多；这部书很当得起一个阎若璩来替他做一番考证的工夫，很当得起一个王念孙来替他做一番训诂的工夫。我虽然够不上做这种大事业——只好让将来的学者去做——但我也想努一努力，替将来的“《水浒》专门家”开辟一个新方向，打开一条新道路。

简单一句话，我想替《水浒传》做一点历史的考据。

《水浒传》不是青天白日里从半空中掉下来的，《水浒传》乃是从南宋初年（西历十二世纪初年）到明朝中叶（十五世纪末年）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果——我先说这句武断的话丢在这里，以下的两万字便是这一句话的说明和引证。

我且先说元朝以前的《水浒》故事。

《宋史》二十二，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的本纪说：

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又《宋史》三百五十一：

宋江寇京东，侯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清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

又《宋史》三百五十三：

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声言将至〔海州〕，张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这三条史料可以证明宋江等三十六人都是历史的人物，是北宋末年的大盗。“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看这些话可见宋江等在当时的威名。这种威名传播远近，流传在民间，越传越神奇，遂成一种“梁山泊神话”。我们看宋末遗民龚圣与作《宋江三十六人赞》的自序说：

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为。及异时见《东都事略》载侍郎侯蒙传，有书一篇，陈制贼之计云：“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有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此自赎，或可平东南之乱。”余然后知江辈真有闻于时者。……（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

我们看这段话，可见（一）南宋民间有一种“宋江故事”流行于“街谈巷语”之中；（二）宋元之际已有高如、李嵩一班文人“传写”这种故事，使“士大夫亦不见黜”；（三）那种故事一定是一种“英雄传奇”，故龚圣与“少年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

这种故事的发生与流传久远，决非无因。大概有几种原因：（一）宋江等确有

可以流传民间的事迹与威名；（二）南宋偏安，中原失陷在异族手里，故当时人有想望英雄的心理；（三）南宋政治腐败，奸臣暴政使百姓怨恨，北方在异族统治之下受的痛苦更深，故南北民间都养成一种痛恨恶政治恶官吏的心理，由这种心理上生出崇拜草泽英雄的心理。

这种流传民间的“宋江故事”便是《水浒传》的远祖。我们看《宣和遗事》便可看见一部缩影的“《水浒》故事”。《宣和遗事》记梁山泊好汉的事，共分六段：

一、杨志、李进义（后来作卢俊义）、林冲、王雄（后来作杨雄）、花荣、柴进、张青、徐宁、李应、穆横、关胜、孙立等十二个押送“花石纲”的制使，结义为兄弟。后来杨志在颍州阻雪，缺少旅费，将一口宝刀出卖，遇着一个恶少，口角厮争。杨志杀了那人，判决配卫州军城。路上被李进义、林冲等十一人救出去，同上太行山落草。

二、北京留守梁师宝差县尉马安国押送十万贯的金珠珍宝上京，为蔡太师上寿，路上被晁盖、吴加亮、刘唐、秦明、阮进、阮通、阮小七、燕青等八人用麻药醉倒，抢去生日礼物。

三、“生辰纲”的案子，因酒桶上有“酒海花家”字样，追究到晁盖等八人。幸得郓城县押司宋江报信与晁盖等，使他们连夜逃走。这八人连结了杨志等十二人，同上梁山泊落草为寇。

四、晁盖感激宋江的恩义，使刘唐带金钗去酬谢他。宋江把金钗交给娼妓阎婆惜收了，不料被阎婆惜得知来历，那妇人本与吴伟往来，现在更不避宋江。宋江怒起，杀了他们，题反诗在壁上，出门跑了。

五、官兵来捉宋江，宋江躲在九天玄女庙里。官兵退后，香案上一声响亮，忽有一本天书，上写着三十六人姓名。这三十六人，除上文已见二十人之外，有杜千、张岑、索超、董平、都已先上梁山泊了；宋江又带了朱仝、雷横、李逵、戴宗、李海，等人上山。那时晁盖已死，吴加亮与李进义为首领。宋江带了天书上山，吴加亮等遂共推宋江为首领。此外还有公孙胜、张顺、武松、呼延绰、鲁智深、史进、石秀等人，共成三十六员。（宋江为帅，不在天书内）

六、宋江等既满三十六人之数，“朝廷无其奈何”，只得出榜招安。后有张叔夜“招诱宋江和那三十六人归顺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诰敕，分注诸路巡检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后遣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

《宣和遗事》一书，近人因书里的“惇”字缺笔作“惇”字，故定为宋时的刻本。这种考据法用在那“俗文讹字弥望皆是”的民间刻本上去，自然不很适用，

不能算是充分的证据。但书中记宋徽宗、钦宗二帝被虏后的事，记载的非常详细，显然是民族矛盾最深时的产物。书中采用的材料大都是南宋人的笔记和小说，采的诗也没有刘后村以后的诗。故我们可断定《宣和遗事》记的梁山泊三十六人的故事一定是南宋时代民间通行的小说。

周密（宋末人，元武宗时还在）的《癸辛杂识》载有龚圣与的三十六人赞。三十六人的姓名，大致与《宣和遗事》相同，只有吴加亮改作吴用，李进义改作卢俊义，阮进改为阮小二，李海改为李俊，王雄改为杨雄：这都与《水浒传》更接近了。此外周密记的，少了公孙胜、林冲、张岑、杜千四人，换上宋江、解珍、解宝、张横四人（《宣和遗事》有张横，又写作李横，但不在天书三十六人之数里），也更与《水浒》接近了。

龚圣与的《三十六人赞》里全无事实，只在那些“绰号”的字面上做文章，故没有考据材料的价值。但他那篇自序却极有价值。序的上半——引见上文——可以证明宋元之际有李嵩、高如等人“传写”梁山泊故事，可见当时除《宣和遗事》之外一定还有许多更详细的水浒故事。序的下半很称赞宋江，说他“识性超卓，有过人者”，又说：

盜跖与江，与之“盜”名而不辞，躬履“盜”迹而不讳者也。岂若世之乱臣贼子畏影而自走，所为近在一身而其祸未尝不流四海？

这明明是说“奸人政客不如强盗”了！再看他那些赞的口气，都有希望草泽英雄出来重扶宋室的意思。如九文龙史进赞：

龙数肖九，汝有九文；盍从东皇，驾五色云？

如小李广花荣赞：

中心慕汉，夺马而归；汝能慕广，何忧数奇？

这都是当时宋遗民的故国之思的表现。又看周密的跋语：

此皆群盗之靡耳，圣与既各为之赞，又从而序论之，何哉？太史公序游侠而进奸雄，不免后世之讥。然其首著胜、广于列传，且为项羽作本纪，其意亦深矣。识者当能辨之。

这是老实希望当时的草泽英雄出来推翻异族政府的话。这便是元朝“水浒故事”所以非常发达的原因。后来长江南北各处的群雄起兵，不上二十年，遂把人类有历史以来最强横的民族的帝国打破，遂恢复汉族的中国。这里面虽有许多原因，但我们读了龚圣与、周密的议论，可以知道水浒故事的发达与传播也许是汉族光复的一个重要原因哩。

### 三

元朝水浒故事非常发达，这是万无可疑的事。元曲里的许多水浒戏便是铁证。但我们细细研究元曲里的水浒戏，又可以断定元朝的水浒故事决不是现在的《水浒传》；又可以断定那时代决不能产生现在的《水浒传》。

元朝戏曲里演述梁山泊好汉的故事的，也不知有多少种。依我们所知，至少有下列各种：

1. 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录鬼簿》作《双献头》）
  2. 又《黑旋风乔教学》
  3. 又《黑旋风借尸还魂》
  4. 又《黑旋风斗鸡会》
  5. 又《黑旋风诗酒丽春园》
  6. 又《黑旋风穷风月》
  7. 又《黑旋风大闹牡丹园》
  8. 又《黑旋风敷演刘要和》（4至8五种《涵虚子》皆无黑旋风三字，今据暖红室新刻的钟嗣成《录鬼簿》为准）
  9. 杨显之的《黑旋风乔断案》
  10. 康进之的△《梁山泊黑旋风负荆》
  11. 又《黑旋风老收心》
  12. 红字李二的《板踏儿黑旋风》（《涵虚子》无下三字）
  13. 又《折担儿武松打虎》
  14. 又《病杨雄》
  15. 李文蔚的△《同乐院燕青博鱼》（《录鬼簿》上三字作《报冤台》，博字作《扑》，今据《元曲选》）
  16. 又《燕青射雁》
  17. 李致远的△《都孔目风雨还牢末》
  18. 无名氏的△《争报恩三虎下山》
  19. 又《张顺水里报怨》
- 以上关于梁山泊好汉的戏目十九种，是参考《元曲选》《涵虚子》（《元曲选》卷首转录的）和《录鬼簿》（原书有序，年代为至顺元年，当西历1330年；又有

题词，年代为至正庚子，当西历 1360 年）三部书辑成的。不幸这十九种中，只有那加△的五种现在还保存在臧晋叔的《元曲选》里，其余十四种现在都不传了。

但我们可以从这些戏名里，也就可以推知许多事实出来：其一，元人戏剧里的李逵（黑旋风）一定不是《水浒传》里的李逵。细看这个李逵，他居然能“乔教学”，能“乔断案”，能“穷风月”，能玩“诗酒丽春园”！这可见当时的李逵一定是一个很滑稽的角色，略像莎士比亚戏剧里的佛斯大夫（Falstaff——有时在战场上呕人，有时在脂粉队里使人笑死。）至于“借尸还魂”、“敷演刘耍和”、“大闹牡丹园”、“老收心”等事，更是《水浒传》的李逵所没有的了。其二，元曲里的燕青，也不是后来《水浒传》的燕青：“博鱼”和“射雁”，都不是《水浒传》里的事实（《水浒》有燕青射鹊一事，或是受了“射雁”的暗示的）。其三，《水浒》只有病关索杨雄，并没有“病杨雄”的话，可见元曲的杨雄也和《水浒》的杨雄不同。

现在我们再看那五本保存的梁山泊戏，更可看出元曲的梁山泊好汉和《水浒传》的梁山泊好汉大不相同的地方了。我们先叙这五本戏的内容。

一、《黑旋风双献功》。宋江的朋友孙孔目带了妻子郭念儿上泰安神州去烧香，因路上有强盗，故来问宋江借一个护臂的人。李逵自请要去，宋江就派他去。郭念儿和一个白衙内有奸，约好了在路上一家店里相会，各唱一句暗号，一同逃走了。孙孔目丢了妻子，到衙门里告状，不料反被监在牢里。李逵扮做庄家呆后生，买通牢子，进监送饭，用蒙汗药醉倒牢子，救出孙孔目；又扮做祇候，偷进衙门，杀了白衙内和郭念儿，带了两颗人头上山献功。

二、《李逵负荆》。梁山泊附近一个杏花庄上，有一个卖酒的王林，他有一女名叫满堂娇。一日，有匪人宋刚和鲁智恩，假冒宋江和鲁智深的名字，到王林酒店里，抢去满堂娇。那日李逵酒醉了，也来王林家，问知此事，心头大怒，赶上梁山泊，和宋江、鲁智深大闹。后来他们三人立下军令状，下山到王林家，叫王林自己质对。王林才知道他女儿不是宋江们抢去的。李逵惭愧，负荆上山请罪，宋江令他下山把宋刚、鲁智恩捉来将功赎罪。

三、《燕青博鱼》。梁山泊第十五个头领燕青因误了限期，被宋江杖责六十，气坏了两只眼睛，下山求医，遇着卷毛虎燕顺把两眼医好，两人结为弟兄。燕顺在家因为与哥哥燕和、嫂嫂王腊梅不和，一气跑了。燕和夫妻有一天在同乐园游春，恰好燕青因无钱使用，在那里博鱼。燕和爱燕青气力大，认他做兄弟，带回家同住。王腊梅与杨衙内有奸，被燕青撞破，杨衙内倚仗威势，反诬害燕和、燕青持

刀杀人，把他们收在监里。燕青劫牢走出，追兵赶来，幸遇燕顺搭救，捉了奸夫淫妇，同上梁山泊。

四、《还牢末》。史进、刘唐在东平府做都头。宋江派李逵下山请他们入伙，李逵在路上打死了人，捉到官，幸亏李孔目救护，定为误伤人命，免了死罪。李逵感恩，送了一对金环给李孔目。不料李孔目的妾萧娥与赵令史有奸，拿了金环到官出示，说李孔目私通强盗，问成死罪。刘唐与李孔目有旧仇，故极力虐待他，甚至于收受萧娥的银子，把李孔目吊死。李孔目死而复苏，恰好李逵赶到，用宋江的书信招安了刘唐、史进，救了李孔目，杀了奸夫淫妇，一同上山。

五、《争报恩》。关胜、徐宁、花荣三个人先后下山打探军情。济州通判赵士谦带了家眷上任，因道路难行，把家眷留在权家店，自己先上任。他的正妻李千娇是很贤德的，他的妾王腊梅与丁都管有奸。这一天，关胜因无盘缠在权家店卖狗肉，因口角打倒丁都管，李千娇出来看，见关胜英雄，认他做兄弟。关胜走后，徐宁晚间也到权家店，在赵通判的家眷住屋的稍房里偷睡，撞破丁都管与王腊梅的奸情，被他们认做贼，幸得李千娇见徐宁英雄，认他做兄弟，放他走了。又一天晚间，李千娇在花园里烧香，恰好花荣躲在园里，听见李千娇烧第三炷香“愿天下好男子休遭罗网之灾”，花荣心里感动，向前相见。李千娇见他英雄，也认他做兄弟。不料此时丁都管与王腊梅走过门外，听见花荣说话，遂把赵通判处喊来，赵通判推门进来，花荣拔刀逃出砍伤他的臂膊。王腊梅咬定李千娇有奸，告到官衙，问成死罪。关胜、徐宁、花荣三人得信，赶下山来，劫了法场，救了李千娇，杀了奸夫淫妇，使赵通判夫妻和合。

我们研究这五本戏，可得两个大结论：

第一，元朝的梁山泊好汉都有一种很通行的“梁山泊故事”作共同的底本。我们可看这五本戏共同的梁山泊背景：

### 1. 《双献功》里的宋江说：

某姓宋，名江，字公明，绰号及时雨者是也。幼时曾任郓城县把笔司吏，因带酒杀了阎婆惜，被告到官，脊杖六十，迭配江州牢城。因打此梁山经过，有我八拜交的哥哥晁盖知某有难，领喽啰下山，将解人打死，救某上山，就让我坐第二把交椅。哥哥晁盖三打祝家庄身亡，众兄弟拜某为头领。某聚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喽啰。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东连大海，西接济阳，南通钜野、金乡，北靠青、齐、兗、鄆。……

### 2. 《李逵负荆》里的宋江自白有“杏黄旗上七个字：替天行道救生民”的

话。其余略同上。又王林也说，“你山上头领都是替天行道的好汉……老汉在这里多亏了头领哥哥照顾老汉。”

3.《燕青博鱼》里，宋江自白与《双献功》大略相同，但有“人号顺天呼保义”的话，又叙杀阎婆惜事也更详细：有“因带酒杀了阎婆惜，一脚踢翻烛台，延烧了官房”一事。又说“晁盖三打祝家庄，中箭身亡”。

4.《还牢末》里，宋江自叙有“我平日度量宽洪，但有不得已的好汉，见了我时，便助他些钱物，因此天下人都叫我做及时雨宋公明”的话。其余与“双献功”略同，但无“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的话。

5.《争报恩》里，宋江自叙词：“只因误杀阎婆惜，逃出郓城县，占下了八百里梁山泊，搭造起百十座水兵营。忠义堂上高搠杏黄旗一面，上写着‘替天行道宋公明’。聚义的三十六个英雄汉，哪一个不应天上恶魔星？”这一段只说三十六人，又有“应天上恶魔星”的话，与《宣和遗事》说的天书相同。

看这五条，可知元曲里的梁山泊大致相同，大概同是根据于一种人人皆知的“梁山泊故事”。这时代的“梁山泊故事”有可以推知的几点：（一）宋江的历史，小节细目虽互有详略的不同，但大纲已渐渐固定，成为人人皆知的故事。（二）《宣和遗事》的三十六人，到元朝渐渐变成了“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已加到百零八人了。（三）梁山泊的声势越传越张大，到元朝时便成了“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的水浒了。（四）最重要的一点是元朝的梁山泊强盗渐渐变成了“仁义”的英雄。元初龚圣与自序作赞的意思，有“将使一归于正，义勇不相戾，此诗人忠厚之心也”的话，那不过是希望的话。他称赞宋江等，只能说他们“名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故辙”；这是说他们老老实实的做“盗贼”，不敢称王称帝。龚圣与又说宋江等“与之盗名而不辞，躬履盗迹而不讳”。到了后来，梁山泊渐渐变成了“替天行道救生民”的忠义堂了！这一变化非同小可。把“替天行道救生民”的招牌送给梁山泊，这是水浒故事的一大变化，既可表示元朝民间的心理，又暗中规定了后来《水浒传》的性质。

这是元曲里共同的梁山泊背景。

第二，元曲演梁山泊故事，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但这个共同之点只限于那粗枝大叶的梁山泊略史。此外，那些好汉的个人历史、性情、事业，当时还没有固定的本子，故当时的戏曲家可以自由想象，自由描写。上条写的是“同”，这条写的是“异”。我们看他们的“异”处，方才懂得当时文学家的创造力。懂得当时文学家创造力的薄弱，方才可以了解《水浒传》著者的创造力的无比伟大。